

村长

◎民谣说，别拿豆包不当干粮，别拿村长不当干部。

◎村长说，能领三军，不管一村。

◎作者说，《村长》里的村长，好像更完美一些。我说的这种完美，是各种品行的结合，绝对不是那种好人，纯洁的人。我们的官场上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村长。无论官做得多大，其实都有很多的村长情结啊。

◎评论家说，作家笔下的村长，是真正有着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的村官。他看似油滑的，却是圆润而切实的；他看似琐碎的，却是完整而具体的。在这个当今政体中最小的官阶上面折射出的却是整个社会的影像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刘海生 著

村庄

刘海生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村长 / 刘海生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11. 5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633 - 3

I. ①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6842 号

书 名: 村 长

作 者: 刘海生

责任编辑: 刘 薇

装帧设计: 林红红

书名题字: 尹汉胤

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

邮 编: 150010

电子信箱: bfwy@ bfwy. 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730 × 1030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180 千

版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 80 元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317 - 2633 - 3

序

这是一本小说集。

全书共有六篇小说。这六篇小说里，除了《背叛》我过多地考虑了文学性之外，其他的小说我都侧重了可读性。当然，文学性和可读性就如乳和水一样，融在一起，是很难分开的。我所要说的可读性，就有一种通俗的意思。无论是语言还是人物和故事，渲染的色彩要比过去的小说浓一些。我希望我的读者看到这些小说会立即读下去，读了之后会很舒服。

我喜欢小说这种文学体裁，是因为我在小说里可以把自己和小说里的人物融合在一起，把自己和读者融合在一起。但是我知道，小说要写到很高的水平和境界是很难的。如果说我一直在寻找着小说创作的突破的话，那么我现在放在我的这个集子里的小说就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突破。从我为唯美主义而写的小说《美娥》，到我为人性而写的《远去的马群》，再到我

为官场的情趣而写的《绝招》，我尝试着小说与我的心理和思想的交流。其实，不仅是小说，文学艺术的任何形式都是一种心灵的呻吟或呐喊。我清楚地知道，小说的成功与否，往往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震撼的结果。在那个思想和情绪的巅峰之上，应该是火花四溅，激情奔涌，一个完美的小说人物站在那里，瘫软的是一个个读者。这就是文学的力量。

这本书里的小说发表后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。《绝招》我虽然写的这一个人有很多的奇招，但是我把他绑缚在官场升迁这辆疾驰的马车上，看世态万象，品人物的苦与乐。《村长》里的村长，好像更完美一些。我说的这种完美，是各种品行的结合，绝对不是那种好人，纯洁的人。我们的官场上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村长。无论官做的多大，其实都有很多的村长情结啊。

北大荒这一片神奇的土地，文学伴着庄稼生长。在土地里耕种的人们，伴着酒生活。所以，书中一篇以北大荒为背景的小说，里面的两代主人公我都让他们和酒相伴。也许这篇小说更烂漫，烂漫的是我在小说里放进了诗人。田野，酒，诗歌，再加上人伦中的那点爱情，就很好读。我也正在琢磨在广阔的北大荒里面演绎怎样的故事才更恰当。我也绝不能困顿在北大荒的环节里去寻找。北大荒仅仅是地球上的一部分。

我曾经在一个论坛上说出我自己对小说的理解。那是在一次喝过酒之后，让我谈谈对某个题材的看法。

我觉得小说不能再题材论了。我很反感那些说自己在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家。我觉得题材的束缚是我们小说难以发展的瓶颈。小说自古就是大范围的表现，就是写人物，没有题材的范围。你写你的人物，写你的故事，写你的思想就可以了。世界装在小说里，小说站立在世界上。

我把我的一些想法写在这里，供大家读我的小说时参考。

作 者

2010 年 11 月

目 录

序

1

村长

1

绝招

51

酒海沉浮

133

背叛

170

赛马

181

我爱

209

村 长

电话——

无论多忙，都有电话，都有他的电话。

你没看见我正吃饭吗？刚端起酒杯，电话就来了。我想把话说完，可是手机不停地响着。我的手机是放在震动的位置，可是这三星手机震动起来也声音很大，像地震一样，没有办法，先接电话。开会我在主席台上，电话也来了，不停地响，一看又是他。上厕所腰带刚解开，他的电话又来了。

电话接通，你问他啥事，也没啥事。

他说：你干啥呢？我问问。

他说：刚种完地，俺屯子今年雨水好。

他说：我抓个狗，做狗肉汤，你来吧。

.....

我说：好好。

我也没办法，他是小榆树村的村长，我的好朋友王耀发。村长应该叫村主任，我这样叫他村长叫习惯了。他长得圆圆乎乎的，一身旧西装，确实像个村长。王耀发只要有时间，他就给我打电话。我说你不费电话费呀？他说村长有补贴。再说，给你打，我心里高兴。我说以后有啥事找你嫂子。他说，行。果然有事没事给我老婆打起电话来。我老婆说，你别让他打了，我忙呢。我说，打吧，打吧，他没有别的想法，他是个好人。

二

王耀发真是个好人。

小的时候我在农场，他在农场边上的农村，村子里到处都是榆树，我们就叫它小榆树村，后来知道村子叫向阳村。向阳村是解放后起的村名，但是大家叫习惯了小榆树村，所以到现在问起向阳村来，年轻人也不知道。葵花朵朵向太阳，小榆树村的地里种满了高大的金黄色的向日葵。解放了，翻身的百姓就把感情放到党和政府身上，王耀发的爸爸就给村子起了个名字叫向阳村。他爸爸是村书记。王耀发那时还不懂事，就说，我爹起的名字不好，还是小榆树村这个名字好。他爹问他，咋不好？他说，就不好。他爹说，

你过来，我好好听听。王耀发从小就聪明，他不过去，他知道他爹要打他。虽然他是他爹的独生子，可是在原则问题上，他爹从来不放过他。轻了打屁股，重了打脸。他爹说，小苗苗要修啊！

村里人说：老书记在培养小书记哩！

那时候农场有一副篮球架子，是一个木杆钉上木板做成的。小榆树村的孩子们就跑到场里来打篮球。我是队长的儿子，他是村书记的儿子，我们各自领着自己的队伍，在球场上拼搏。我们的装束几乎都一样，赤背光脚，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皮肤相撞后，无论青肿都看不出来，只有手的指甲在对方的身上划过才留下一道白印。他领的队伍里永远是那几个人，兽医的儿子周胖子，会计的儿子大鼻涕，还有几个是民兵队长的儿子、老师的儿子。我都记不住了。有一天打球，他穿上了背心，是他爹发的，白背心上写着红字，“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”。他对这背心也十分爱惜，我们打起球来，他就靠边不争抢。我们对他穿着这样的好衣服就十分的嫉妒。在他拿到球的时候，我们围上去抢夺，可是球没有抢下来，他穿的背心却弄满了泥，一个挎篮的带子也被弄断了。他放下球，看着自己的背心，冲着我们骂起来。他那好看的骂人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。

我多少年后再见到他，他已经是小榆树村的书记了。

我的父亲当时正有病，他知道后，不让我走，把

我领到一个养鸡场，不一会儿提着几只活鸡过来了。我说，这鸡多少钱？

他说：要啥钱，我妹妹养的。再说了，我书记要个鸡，他们还敢要钱啊？

三

我从王耀发那里拿来的鸡都是正下蛋的母鸡，肚子里都有正在准备下的蛋。我一边给父亲炖鸡，一边感动着朋友村长的友情。鸡吃过了，我也就把他忘记了。因为这一年来了大水，滔滔的洪水淹没了我的家园。我开始为我的父老兄弟们忙碌。再见到他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年的秋天。这期间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，在电话里讲述他遇到的麻烦。农村的事我也不好参与，我就在电话里嗯嗯地答复着。他说的大意是他们的村长正组织人告他，问我县里有没有熟人，帮他一下。我在县里是有熟人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，也不好说话。我这时才知道，求人的难处。我和他分别几十年，感情和利益都没有联系，一切都淡漠了。所以，从内心里我也没想为他做什么。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线断了，一切都是自然的了。我虽然感激他的鸡，但是很多事都模糊了，我就没有在意他。

时间过得很快。我再看见他，他还是老样子，抓住我的手，让我到他家吃饭。他在冰柜里拿出煮熟的牛的头和蹄子，一边化冻，一边说，这是春节给我弄

的，想请我吃饭，可是他当时正挨告，请我也不方便，就留在冰柜里等我来再说。我看那些东西要是解冻好要等一会儿，我就说，我们出去转一转。

他陪着我来到街上。

这东北的乡村还是老样子，土路，到处是柴草，鸡鸭鹅狗到处跑着。树木每年都栽，也活不了几个，挣扎着活下来的柳树苗子，上面被截了树头，枝杈纷披，像没有修剪的头发；树干都被啃得千疮百孔，粗一点的就拴了牲口。可是我发现村里的房屋都有了变化，那些泥草房都没有了，砖房整齐地排列着。我看到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“实验房”。整个村子里只有他王耀发家是砖墙土盖的。其他都是砖墙红瓦盖的了。我追着王耀发问个究竟，王耀发说不出来。我实在追紧了，他才说，都是这房子作的孽。

我就更不明白了。村民都住上了砖房是好事啊，怎么会是孽呢。

于是王耀发就给我讲出了这样的故事。

四

当年王耀发的父亲是村里书记，村长姓郭。历史的发展也很巧合，到了王耀发这一辈，王耀发也做了书记，郭村长的儿子也做了村长。王耀发心好，郭的儿子做村长的时候还不是党员，他就急忙地发展他入了党。郭的儿子也很有水平，他不甘心这么一辈一辈

的做村长，就想当书记。村子里书记是一把手。郭村长就开始找王耀发的毛病，运作自己的阴谋。

那年大水，小榆树村地势高，根本就没有淹没村子。王耀发在乡里知道上面要帮扶受灾的村屯盖房子，就把自己的村子报上去了。乡里知道小榆树村没有事，就不想报。王耀发会说，会喝，会打点，据说他往乡里和县里赶了一群羊。凡是障碍都让他给克服了，最后村里都住上了砖房。

郭村长就找王耀发的同学，我们一起打球的大鼻涕，让他告王耀发。说王耀发欺骗上级，贪污救灾款。郭村长说，告赢了，就让大鼻涕当村长，他当书记。上级一查，一切都属实，就把他的书记拿下来了。王耀发没有贪污救灾款，就是用点钱请了县里和乡里的人，那群羊是他挨家要的。这才把砖房批了下来。但是受灾的损失小欺骗上级盖砖房是事实，王耀发也就服气了。郭村长变成了郭书记，可是大鼻涕要当村长还要村民们选举。

王耀发在酒桌上对我说：我选村长没问题。

我说，你也别太不当回事。选举都要拉选票的。

王耀发说：我知道。俺前屯子选村长，小卖店的东西都卖没了，还要安排吃饭。有的还把在城里打工的拉回来。乡里才逗人呢。他把人从城里拉回来，不选了；半夜通知选举，他半夜用四轮子往回拉人。车钱花了老多，也没选上。我和他们不一样，俺村子老百姓住的砖房不能飞了吧。都得选我。郭书记也会选

我，他是我的亲属，还是我让他入党的，他住的砖房都是我整来的救灾房，他不感激我，他的良心让狗叼去了。

我们就一边喝酒，一边说他太善良。他要不把老郭弄进党里，他的书记谁能夺去呀！然后我们又骂郭书记不够意思。正骂着，郭书记来了。

五

郭书记人高马大，一脸的不在意。他说，耀发，都快吃完了才叫我，怕我吃呀还是怕我见你的朋友？

王耀发卑躬屈膝地把酒杯递给他，说，找你了，你的手机关机。

郭书记也没说话，举起酒杯就和我们喝酒。我当时也是县团级的干部了，他见了当然要谨慎。他一边喝酒，一边对我讲起政策来，一套套的，都是新词。我在好笑的同时，也佩服他的做作。这样的人，肯定比王耀发高一筹。他能讲出政策，讲出村民要遵循的道理，还能说出农民意识，这样的人王耀发是不好斗的啊。

“耀发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，但是缺点也很突出。我告诉你，耀发，你这次撒谎，丢了咱农民的脸。可是你又给咱村的农民盖了砖房，让咱小榆树村的村民改变了住宅状况，功过相抵，就平衡了。”郭书记一边说，一边看我的脸色。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能装。要

不是耀发竞选村长，要不是耀发说他是他的亲属，我真要顶他几句。

王耀发到外屋去拿菜。郭书记看着我说：你挺好的人，怎么和这样的人交往。

我说：王耀发坏？

郭书记忙说：坏到不好说，怎么说呢，你知道农村干部的毛病吧，他都有。

我说：郭书记，你也是农村干部啊。

郭书记急忙举起酒杯说：哈哈，我是我，他是他啊。

.....

从那时起，我一直为王耀发打抱不平，也焦急地等待着王耀发选举的结果。有一天夜里，很晚了，我都睡得很沉了，他把电话打过来，说：选上了。

我说太好了。

他说：差两票就满票。

我说：差谁。

他说：郭书记和大鼻涕。

我说：你咋知道的。

他说：那还不清楚。大鼻涕得了两票，一票是郭书记投的，一票是他自己投的。老百姓心里明白，我让他们住的砖房。

我没有说话。

我又睡着了。

六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王耀发就是小榆树村的村委会主任。老百姓还是喜欢叫他村长。我说，你这村长也不好，不是一把手了。他说，还行，书记吃喝我不签字也入不了账，他也要让我几分。他说，郭书记和我都是亲属。他老婆前几天闹毛病，我给她送的医院。市里的大医院，郭书记没有熟人，我送的。他老婆抽了，我就知道是他气的，我给送到医院。他还拉着我说，不让我管。我不管他老婆都快气死了。嗨，我这人就是心好。

他的心确实好。村里无论是谁病了，或者是身体不舒服，有诊断不了的情况，他就领着到医院去看病。早早的他就在客车跟前等着，他陪着病号上车，坐在车上颠簸着，他就昏昏地睡去。到了街里，村民是连路都找不到的。下了长途车，他就领着看病的等城里的公交车。村民说，打出租车吧。他说，省点吧，还不知道啥病呢，一会儿公交车就来了，咱俩才一块钱。村民自然感动。就是看完病他也不多吃村民的饭，穷的一碗面，富的一盘饺子。他到了医院，就急忙找熟人。

如果说城市对农民来说是一座迷宫，那么，医院对农民来说就是迷宫里面的迷宫。进到里面，永远也找不到地方。王耀发就行。他找到熟人之后，就让熟

人领着走。医院里的熟人到哪个科室都方便，多少病都看完了，下午不耽误班车。

王耀发在村里有身份，一个原因就是他医院里有熟人。县里的医院有，市里的医院也有。无论谁家有点事，忙着，给你写个条，让你找医院的谁谁就行。要是不忙，就亲自领着去。有人说闲话，说他好领着老娘们儿去看病，他嘻嘻一乐：操，老爷们儿领的少了吗？真把人给看瘪了。

王耀发和医院熟悉，也是他拼了命的。九死一生，谁敢和王耀发比呀！

王耀发好酒，谁都知道，这里且不说。可是喝了酒痔疮就犯，谁都知道。厕所里便得通红，于是就有人喊，哪个老娘们儿去厕所了，血的呼喇的。他也不吱声。

这一年实在受不了了，就请了乡里的土医生看了看。土医生和他也是亲属。在他家的炕头上，他撅着屁股，让土医生看了半天。土医生很自信地说：好治，好治。

土医生在破旧的木箱里拿出一副黑色的膏药，一边在蜡烛下烤软，一边快速的贴到王耀发的屁股沟里去。

“两付，就把毒拔出来了。”土医生自信地说。

两付膏药还没有用完，他就住进了医院。医生把膏药拿下来，屁股上的肉都酥了，烂了，医生戴着手套，一拨拉，肉就哗啦啦地往下掉。半个屁股掉下一